

(0.0)

江浦文史



政协江浦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

89.9.4 4

鐵肩擔道義
妙手著文章

民國二十二年

行草書

齊昆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
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談
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可以調素琴閱金經無絲
竹之亂耳無案牘之勞形南陽諸葛廬西蜀子
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劉禹錫陋室銘 尊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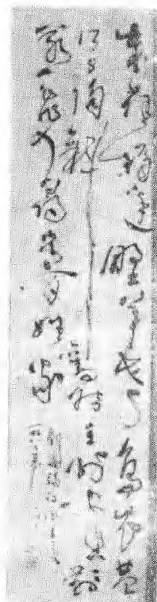
图画

吴因亭作



篆书

法克敏书



草书

毛祖斌书



國畫

吳俊發 尚君冊 作

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
 今安在
 息風破浪會
 有時直挂
 雲帆滿
 滄海
 李白行路難句
 祥林書

行書

羅祥林書

金風玉露交
 莫看新註
 燕手辭合送
 酌古精勢
 吾民吾土
 兼於親
 胸雲
 見
 跌踣獅嶺
 雄姿待灌
 一盃
 乾墨
 汀洲
 無限
 夢滋
 清平樂一首
 吳俊發

注：清平樂一首
 吳俊發
 吳俊發
 吳俊發

隸書

單人板書

封面题字 林散之
稿件审定 程寿轩
本辑编辑 王永洲

江浦文史资料
第四辑

政协江浦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江浦县中学印刷厂承印

一九八九年七月

目 录

庆祝解放四十周年

黎明前后二三事	编辑室 整理	(1)
· 解放江浦战役的侦察工作		(1)
· 谁最先攻进江浦城?		(2)
· 英雄事迹补记		(2)
· 103师进军浦口及找船渡江		(3)
· 关于进入美国大使馆事件		(4)
朱金沂等三人回忆给解放军侦察兵带路	叶国栋	(4)
忆汤泉之战	李中元	(7)
诗词一组	凌竞欧等	(9)

古 今 人 物

忆杨秩超老师	张祥贤 王永年	(11)
庄定山(一)	凌竞欧	(14)
于湖词的艺术特色	王知非	(17)
郑氏与江浦之关系	王永洲	(19)
《西亭课蒙草》的作者及其自序	蓝宗植	(20)
许敬庐老人简介	晓人	(21)
陈兆春烈士简介	水川摘录	(21)

史 海 拾 贝

我所知道的江浦刀会	宋振亚	(22)
大刀会歼寇记	胡雅芳 张健行	(25)
凉台山战斗	赵振荣	(27)
平息乌江刀会暴乱	蔡汉平	(28)
八、一五空战目击记	子述	(29)
日军飞行员被歼记	赵登植	(30)
我所知道的二支队	饶伦理	(31)
为《江浦县抗日时期的西政府》一文补正	杜保父	(33)
旧政史事二则	杨继非	(34)
旧档一则 江苏省主席高冠吾巡视江浦县	程寿轩 王永洲摘	(26)

农 事 今 昔

江浦县耕作制度之回顾	顾桂清	(35)
“引四补库”工程之咽喉——朱庄隧道	龚崇	(38)
城南河琐记	谢廷谟	(39)

永兴、江华、惠黎三公司与梁济猛	张健行 (41)
公子洲的一席史话	孔宪民 (43)
解放前的江浦棉场概述	李长久 (44)

村 镇 史 话

“天浦省乃天京门户”考略	周锡公 (46)
分水岭畔话石村	蓝宗植 (48)
高旺掌故	张则铭 (51)
赭洛山双山的传说	张勋明 (52)

教 育 琐 忆

江浦县早期的民众教育	杜保父 (53)
抗日期间的桥林小学	翟德根 (55)
高旺小学的第一首歌	张健行 (57)

民 俗 宗 教

江浦旧婚嫁礼俗	饶伦理 (59)
闲谈江浦人过年	朱振亚 (63)
昔日桥林俚语	赵登植 赵业亮 (65)
狮子岭六年之回顾	徐 信 (66)
星甸回民的来历及其习俗	赵振荣 (69)
江浦民间歌曲概述	陈 谷 (70)
滁水情歌 (三首)	池正山 (72)

稿 约	编辑室 (50)
-----	----------

书 画 作 品

行 草 书	齐 昆 (扉页)
行 楷 书	邵 尊良 (扉页)
国 画 一 幅	吴国亭 (扉页)
篆 书	凌竞欧 (扉页)
草 书	毛祖斌 (扉页)
国 画 一 幅	吴俊发 尚君砺 (扉页)
隶 书	单人耘 (扉页)
行 书	罗祥林 (扉页)
江浦县革命烈士塔	陈跃平 摄 (封2)
国 画 一 幅	赵绪成 (封3)
行 楷 书	庄希祖 (封3)
油 画 一 幅	杨 颀 (封3)

☆ 庆祝解放四十周年 ☆

黎明前后二三事

编者按：

今年是江浦和南京解放四十周年。关于解放江浦战役的战斗情况，本刊首辑已载文介绍。现根据手头资料整理一组短文，反映江浦战役前后几件鲜为人知的事，姑且名为《黎明前后二三事》，奉献给读者，作为庆祝解放四十周年的一份薄礼。

本资料来源于参加解放江浦战役的我军原三十五军一〇三师三〇七团团团长王福堂、三〇八团政委蒋杨桥、三〇九团副政委刘涛、以及三〇七团一营教导员王怀晋、卫生员房明芬、二营教导员王守仁、四连连长刘德香、五连排长丁修清，三〇七团特务连电话班长李宗伦，师部侦察连副班长魏继善、侦察员杨守来等同志的回忆。在此表示感谢。

在这四十大庆的日子里，江浦人民向为解放江浦而英勇献身的将士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沉痛的悼念；向今尚健在的功臣们表示真诚的感谢和美好的祝愿。

解放江浦战役的侦察工作

江浦战役，是35军整个“三浦战役”的一部分。（三浦即浦镇、浦口和江浦）三浦战役的侦察任务是由军部直接负责的。而各师亦负责侦察自己的战斗目标，如一〇三师是负责解放江浦城的，亦侦察江浦情况。各团亦各自进行侦察。担任主攻的营、连、排各级干部则都在几天十几天前亲到现场侦察，如309团的一些连排干部，是在战斗打响前的四月十一日夜闯进到西北敌人的工事跟前侦察地形、敌碉堡位置、火力布署等情况的。而师部的侦察连和团部的侦察排，则在战斗前廿天就开始了紧张的侦察活动。他们或化装成卖油贩香烟的进城侦察，或派出侦察小组潜入敌据点周围监视敌人，抓“舌头”，有时还把电话挂到敌人的电话线上，偷听敌人的电话，或是与敌人通话。有一次师部侦察连副班长魏纪善同志利用敌人的电话线与敌人通电话，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和战争形势，号召敌人向我投诚。

侦察工作成绩很大，基本上摸清了地形和敌人的各种情况，为战役的胜利创造了前提条件。它有两点教训：①在战斗开始前几天才筑起来的、伪装得很好的、在城西北角（伸出城外）的一个暗堡没有高射，因事先无防范准备，致遭敌突然袭击；②只注意敌城防工事的外形及数量，而对其内在的质量注意不够，致使战斗受挫。当时江浦城西面求雨山上有敌水泥子

母堡，东、南两面城外，为敌之开阔腹地，只有北面一方城墙暴露于我阵地前沿，可以进攻。而这北面的城墙，几乎全是依凤凰山而筑，砖墙是沿着凿好的山土墙壁而垒砌上去的，这种原始的土山极为坚固。当时对这种城墙的特性不够了解，只作为一般城墙对待。结果，重炮轰不垮它，一次又一次地送上炸药包也炸不开缺口，只好辅之以云梯攻城。

谁最先攻进江浦城？

到底是谁最先攻进城的？这个问题，早就存在。它的产生经过和结论是这样的：

①作战方案和战斗开始后都是307团一营三连为突击连。

②二十日晚上九时到二十一日凌晨两点多钟，一营三连攻城八次，全连伤亡只剩下指战员十六人，没有完成突破任务。此时领导上想另换人主攻。307团团长王福堂同志在前沿阵地（即城墙下不远处）问三连张连长：“你们能不能打了？换别的连队吧？”张连长说：“我们死也要死在江浦城脚下。”原来就是伤号、这次战斗中又打断了膀子、躺在城墙脚下的一营副营长孟庆有同志，则在那里骂“娘”，坚决不许换成别的连队。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撤销三连主攻的命令，只调了一下攻击地点（从原来在北面的凤凰山头进攻，改到东北角的现中学生活区处进攻），仍让三连攻城。

③到凌晨二时城还没打开，军、师首长都很焦急，恐突破“廿日天亮前攻下江浦城”的原订计划。于是在没有撤销“三连担任主攻”的命令的同时，又发出了这样的号召：“已进入前沿的连队都可选择地点，待机攻城。”于是，在三时的最后攻城信号打响后，除307团一营三连在攻城外，另有307团二营四连（攻击地点在现烈士塔东，中学宿舍西之土地庙），三营七连（攻击地点在老江中门口一带），309团三营九连（攻击地点在城西北角），都在攻城。这次总攻，各连队先后一举攻进城内。

④江浦城一解放，103师就奉命离开江浦，向浦口进发。解放了浦口，又渡江进驻南京。后不久又开赴浙江剿匪。因忙于作战，对江浦战役没有及时进行认真的总结。到一九四九年十月开庆功大会，要为有功连队、个人授奖，问题出来了：有四个连队都说他们最先攻进城的。而到底谁最先攻进的呢？当时虽作调查，但未获完满结果。后根据整个战斗的贡献和牺牲情况，以及一些领导同志的看法，由领导裁决。307团一营三连是最先攻进城的，奖给锦旗一面，上书：“捷足先登”四个大字，而309团三营九连也获得书有“登城先锋”的锦旗。但这一裁决并没有为所有有关同志认可，至今仍然各持所见。

⑤许多当事者认为：最先攻进城的荣誉，仍应属307师一营三连。理由有五：1. 三连的的确是接受主攻命令的连队，并一直在执行这一命令；2. 三连确实攻进了城；3. 攻城战斗中三连牺牲最大，吃苦最多；4. 也没有三连在后，别的连队在前的肯定材料；5. 实际历史已经作了裁决，旗子给了三连，不可能再作更动了。

英雄事迹补记

解放江浦城的战斗，是名副其实的攻坚战，打得极其艰苦、激烈。在这次战斗中，击溃敌廿八军一个加强团和一个地方保安大队计二千余人。我军伤亡也较多。单307团就伤亡

450多人，（其中牺牲138人，仅现场记录数字），该团到南京就补员800多人。另两个团也有一定伤亡。103师在江浦战役中伤亡约七百人以上。

这次战斗涌现许多英雄事迹，《江浦文史》第一辑已有记述。再补充如下：

爆破手伏大全同志，连续三次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送炸药包进行爆破，为登城突击队开辟了前进道路，记特等功一次。307团一营三连一排一班班长陈乃芝同志，英勇顽强，第一个登上城头，记了一等功。307团一营三连副连长王仁爱同志，带领突击队攻城，几经苦战，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记了特等功。307团一营三连卫生员丁广福同志，冒着生命危险，竭尽全力，在战场上连续抢救几十名伤员，火线光荣入党。

103师进军浦口及找船渡江

解放江浦城的战斗刚一结束，廿一日早上八时左右，师部就向各团下达了进军浦口的命令。各团将俘虏交给师部处理，除留下保卫干事、书记（即秘书）等少数干部负责掩埋烈士的尸体等善后工作外，全部向浦口进发。

部队边打边向浦口逼进，二十一日晚激战一夜，廿二早上五点多钟，浦口解放。不久，103师云集浦口江边。这时，浦镇也解放了，于是军部下达了“千方百计弄船渡江”的命令。浦口的工人也在设法制造渡江工具。

103师派侦察连四处找船。到二十二日下午二时多，侦察连武装侦察排班长徐全领等同志在离浦口很近的一条小河里，找到一只小划子，几经教育后，船主（四十多岁）愿送解放军过江，兼叫他的十五、六岁的儿子做助手。

二十二日下午三时左右（一说五时），小划子从浦口西边出发向三汊河方向驶去。乘小划子的，除船主父子外，另有侦察员五人，这五人是：魏继善、孙晋海、尹鸿亮、何鹏、周建喜。他们五人原是便衣侦察员，是用短枪的，但怕过江遇到强火力阻击，又带了一挺重机枪。子弹带的很多，战士拿不过来，小船工主动背起了子弹带子。在小划子开始渡江时，部队在北岸以火力掩护。

五位侦察员过江以后，立即探索到下关发电厂门口，看到了护厂工人，说明了来意。工人说厂里有一只小火轮可以使用，于是把点火师傅及船工请来，点火烧了约三个小时，到晚八时左右，船起锚向浦口开去。在这之前，浦口那边，不断吹号询问侦察员找船进展情况，下关这边也在江边高喊“船找到了”，但因江面太宽，音信不得互传。

晚八时多，小火轮到了浦口。全军指战员欣喜若狂，军部遂决定先渡103师的侦察连过江。侦察连过江后，在下关电厂吃了一顿晚餐（由电厂主动要求招待的），随后分头活动，有的找船，有的沿大街向新街口进发。在向新街口进军中，曾遇敌小打了两仗。

接着侦察连后边渡江的，是103师307团一营的指战员。接着307团二营、三营，308团、309团依次过江。103师是最先渡江的一个师。

原只有一只小火轮，后来，人过去多了，又找到许多船只，就越渡越快了。大约到廿三日黎明前，103师307团等已全部渡到下关。但他们没有及时进城，只是集结江边。

廿三日早上九时左右，举行入城式，群众敲锣打鼓，唱着“解放区的天”夹道欢迎。

关于进入美国大使馆事件

35军渡江以后，在南京的驻防情况是这样的：从下关到新街口、中山路和中山北路以西地段是103师，从下关到新街口、中山路和中山北路以东地段是104师，前两师防地以东到中山陵一带为105师。

103师307团的防地在升州路、木西门、西康路、汉中门、汉口路、五台山一带，重点是警卫使馆区。当时曾发生过一次“涉外事件”。

南京解放没两天，一个晚上，307团一营营长谢宝云代班走到美国大使馆跟前时，怀着好奇心，要进去看看。别人劝他“不要去”，他说：“怕什么，我就是要去看看，看他能怎样！”于是，他进去了。大使馆的警卫没有拦住他。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把这件事报告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司徒雷登气急败坏地跑了出来，斥责谢宝云同志，要他“赶快滚出去”。谢宝云同志不买司徒雷登那一套，同司徒雷登对骂起来。这样一来事情闹开了。司徒雷登立即打电报给毛主席，说在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违犯治外法权，强行进入他的使馆，同时又电告华盛顿。据说毛主席得到这一违犯军纪的消息也拍了桌子，遂下令妥善查处。前委派八兵团政委江渭清来查处这件事。江渭清同志带了几个人乘吉普车来到307团团部所在地，叫团长王福堂带他们到一营驻地找营长谢宝云同志进行教育。关于这件事，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里，把谢宝云写成王怀晋，这是错了。王怀晋同志是一营教导员，进入使馆的并没有他。

朱金沂等三人回忆给解放军侦察兵带路

叶国栋 搜集整理

朱金沂同志的回忆

一九四九年古历三月初八的晚上，有两位解放军的侦察员把我家门撬开，把我带走，让我领着他们在城东公社白马、吴村、大村一带转了三四天。过后，又转到白马村子里。在这里，我看到现在本队的陈家富、胡润庭、宇叶林、白马村姓蒋的等七八个老百姓，这时我才知道为解放军带路供情况的不仅是我一个人。然而他们在攻打江浦之前都陆续回家了，我却一直到攻打江浦的那天晚上才让回家，呆在解放军里共十六天时间。

现在回忆这事的经过是这样的。

我被从家里带出后，在白马一带转有三、四天时间，后解放军的刘参谋长（我听战士喊的）和一个战士把我带到汤泉一个叫做胡家涧的地方（地名记不太清），住在一个大地主家，这里好象住的是解放军大机关。第二天晚上，来了一个解放军干部把地图展开对我说：“你不要害怕，我们为了解放江浦老百姓，才把你请来问问情况的。”之后，便问我汪家栗子山、西门求雨山等处驻有多少国民党兵、多少枪枝，水新庄、青石桥、花园等地国民党设防情况。还问赵家山头有几个碉堡。

在汤泉住了三、四天后，刘参谋长指着几个战士对我说：“你跟他们一道再回去。”他们把我带到永宁上午旗，在这里看到不少解放军。古历三月十六日晚，刘参谋长等一行二、三人由我带路到十里桥看碉堡。到十里桥时已是下半夜了。离碉堡约有一里多路，刘参谋长

叫一个战士去摸摸碉堡情况，他摸到第二道防线——铁丝网时，敌人打了几枪。刘参谋长一把把我拖下麦田沟里。过一会那个战士回来报告“未看清楚。”不久，叫他再去。这次去后回来说，共有三层芦柴，第一层竹排，第二层树桩，第三层是壕沟，里面埋有不少地雷。刘参谋长一边听一边用笔记。之后我们又一同回到上午旗。

在上午旗又住了三、四天，刘参谋长说：“老乡，我们今天一道再回去，到你家住的胡桥去。”我们赶到白马倪村，江浦县城就打起来了。我记得当时看到一个解放军干部在一个丫环树下接电话，他忙得很，不时要向前沿部队枪支弹药等情况。过一会，我就看到从前面拍下伤兵往永宁那边送。

陈朝金同志的回忆

我叫陈朝金，现年七十岁，解放后曾任过乡长、指导员等职。

在解放江浦城的战斗中，我替我军带过路。现把带路情况回忆如下。

当时江浦城内先是驻的国民党九十六军。这个军队抢钱抢物，抢吃抢喝。我们八里铺群众泡稻种要弄到山里去泡，不然就会被他们抢去。群众称他们为毒种军。。大概于一九四九年二月份，九十六军被调走，换来了二十八军。

听说那时二十八军有三个团。江浦县城住有一个团。

一九四九年古历二月十八日晚上，我在家里睡觉，解放军叫开了门，对我说：“老乡！我们是解放军，是为穷人打仗的。”又说：“为了解放江浦城，要了解一下地形，请你跟我们去一下，三天就回来。”结果把我带到永宁张家冲一个解放军的连部。他们弄饭给我吃，又倒开水又给烟。招待一番之后，就问开了。先问我多大，家里有什么人，是否种人家的地；接着就问我有关二十八军的据点情况，城内城外的地形。我就把知道的情况告诉了他们。到了第三天，一个作战科长把我喊了去，他把地图打开，指着地图问我大马山、八里铺、五里墩、红土庙、赵家山、求雨山等地情况。我讲着他们还用铅笔在地图上划着。又过了两天，他们通知我说：“你可以回去了。”我问：“国民党乡、保长一定已知道我被你们拉来，我回去他们要问我，我怎么讲呢？”一个解放军干部对我说：“如果问你，你就说被抓去挖了几天壕沟，装着解大便跑回来的。”

我回到家里休息了一天多，解放军又把我叫去。这次来喊我的人，是解放军侦察排的。其中有四、五个人我已经认识了。这次主要是问我一些保甲长的名字、家庭住址。问这些的目的是叫他们筹些大米来给解放军食用，以后凭条子结算。

古历三月二十一日的一大早，我在家吃早饭，忽然来了四个化了装的解放军。他们都穿着便衣，有的手中提着篮子，里面放些鸡蛋；有的竹篮子里放些药材；有的竹篮子里放两只油瓶等等。他们要我和他们一起进城一次。结果，我和他们一起往城里走去。走到五里墩，遇上进城的第一道岗哨，问我们要“身份证”。我把“身份证”给他看。（侦察兵为了进城都造了假“身份证”）哨兵看了下就放我们过去了。临要进城时，我怕城门口岗哨紧，出事情，不敢同侦察兵一起去。借口要大便就迟去了几步，让侦察兵先进城，我后一步进城。后来，我在张长庆的茶馆内见到了他们。这时，他们手中的东西都没有了。我问他们回不回去，他们说是要住几天，我就一个人回家了。后来听说这四个人住在镇上王宝贵、范光太家，不知是真是假。

四九年古历三月二十二日晚上，解放军侦察兵不仅喊了我，同时又喊了赵瑞成、朱老

四、我二哥、我三哥等四人，半夜把我们带到张家冲。这次又反复核对地图上的地名，把从西门外到东门宋家庄子的地形问得清清楚楚。并对我们讲：“明天要打江浦了。”

结果，从古历三月二十三日上午开始，就听到零星的枪声。到了下午，我们八里铺现在二、五队的村子上就住了不少解放军。过一会儿，我们村前村后都住满了解放军。下午三点多钟，就开始打起来了，直到下半夜，我听到通讯兵向营长回报说第×连第×排没有了，后又派其他排上去，大家都争着报名。

我们队周开炳家设了一个临时医院，当时我看到伤病员洗伤口就在塘里洗，有的比较重的伤员就往永宁那边抬。解放江浦牺牲了不少解放军同志。我们队周开炳家两边山头埋了不少解放江浦的烈士。

胡润庭同志的回忆

我叫胡润庭，今年六十六岁。在江浦快要解放时，我给解放军带过路。时间是在江浦县城解放前十多天，我在解放军那里呆了十多天，直到江浦县城解放那天才回来。

记得那是一九四九年古历三月十几，我和门口老杜晚上在闲谈，忽然来了一个解放军同志。他说：“老乡，我们是解放军，想请问你们一下情况，不要怕。”当时我们就把反动派的碉堡布置情况告诉他们：蔡家洼有一个碉堡，顾家冲有一个碉堡，椅子山顶有一个碉堡，每个碉堡距离二、三里不等。问后，把我带到永宁上午旗，同我一起被带去的还有蔡家洼的高凤龙。

我们到上午旗的第二天，来了一个解放军师长。他把我们喊去问情况。首先问高（高凤龙），从七佛寺问起，一直问到浦镇西门。详问这一带地形以及敌人兵力部署情况，如吴家山、平头山、泉水、大胡洼、胡桥、红苗洼、蔡家洼等都一一问了。问到浦镇西门南家塘的情况，高说不知道，就问我，我说：“西门有个叫姚家塘，南家塘是在泉水那边。”又问我孔家桥的情况，我说孔家桥是在水兑那边，就在大顶山脚下。他还问了我们浦镇那边三叉河、扬北门一带情况。

我们在上午旗时，晚上为侦察兵带路有三、四次。记得是一次我带侦察兵从胡家洼出来，快到现在大队部共三山顶，遇见了国民党保安队巡逻兵。他们问口令，侦察兵立即把我们压在后面，自己走上前去，结果打了起来。这天本来是想弄清石佛那边上楼子的守敌情况，没有成功。江浦快要解放时，我带侦察连长从我们胡桥泉水到共三山头，又从共三山头过来。他们边看地图，边核对地名，边撒石灰线。快要到蔡洼时，连长叫我回去，他说：“那边危险”。这个连长不仅和我同乡，而且还同姓。后来，听蔡洼人说，这些侦察兵去侦察蔡家洼炮楼时，在石佛寺对面现在的劳教队那里，不幸踩上了地雷，八个同志牺牲了七个，剩下一个也成了重伤。这些牺牲的同志，被埋在蔡家洼姚仕方山那边。解放后我去看过这七位烈士的坟，后因兴建长江砖瓦厂坟被迁走了。

（叶国栋原系城东乡党委副书记，现已退休，此材料整理于一九八二年五月）

忆 汤 泉 之 战

李 中 元

一九四九年四月初，我二三四团二营连日行军到达金寨县东潯河北岸×村，奉上级命令：“原地休息”。第二天，我和教导员李皋鸣，副教导员李作新开了碰头会，认为：这次行动，我营走在全军的最前面，任务是扫清渡江障碍，创造渡江条件，所以要做好打仗准备。在与我们临近的江浦县、浦口、浦镇等地都驻有国民党军队，他们妄图守住长江北岸，阻止我军向长江靠近，敌情很复杂，地形又不熟悉，为能胜利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决定：“利用休息时间，部队进行战地训练，搞一次实地演习。假设驻地以东二十五里外的汤泉街为敌据点，我以夜间偷袭的方式消灭汤泉之敌，尔后占领骑马岗子、女儿山等高地。”团长董毓湘同志同意了我的汇报计划。晚饭后，我和教导员即召集各连干部进行布置，要求部队半夜出发，凌晨四点发起进攻，在汤泉街吃早饭，然后洗温泉澡，干部们听了非常高兴。当晚十二点整部队紧急集合，向汤泉街急行军。教导员李皋鸣同志带领六连，任务是由汤泉街北面迂回到东面，尔后向西发起进攻；五连紧跟六连在汤泉街东北同时向西进攻；我带领四连和机炮连攻五连、六连打响后，从汤泉街正面进攻，一举歼灭汤泉之敌。汇合后向骑马岗子、女儿山发起总攻，占领这一带高地。战士们“打得”很认真，凌晨六点结束了“战斗”。部队正要开早饭，团侦察参谋杨国栋带着一个侦察排赶到这里，说：“昨天晚上奉团长之命去汤泉东、南一带侦察，十几里以内没有发现敌情，这回你们可以放心地洗澡了。”于是我们决定吃完饭后立即分塘洗澡。为防止万一，决定让副教导员李作新同志带领五连的榴弹班，加强一挺轻机枪到骑马岗子警戒；五连连长王化金带领一个排放小哨，指导员李庆同志带五连主力随时做好应战准备。我带四连在珍珠泉洗，机炮连、六连在另外两个较小的泉池分批轮流洗，尔后再作调换。布置妥当，我带着四连以很快的速度进入珍珠泉。战士们把枪竖在土塘周围，迫不及待地纷纷跃入水中，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就在这时，东方响起了枪声，还没容我作出决定，澡池门口已出现了敌人，荷枪实弹堵住了出路，紧跟着墙头上架起了步枪，同时听到敌人的呐喊：“快举手投降吧，你们跑不了了。”这突如其来敌情，战士们一愣，目光一齐射向了我，好像在问：“营长，怎么办？”我转目一看，门口被敌人团团围住，硬冲，第一不容易冲出去，第二即使冲出去，伤亡势必很大。唯一的办法就是翻墙突围。我瞅准就近墙边离我一米多远的地方，紧着的一支步枪上挂有一袋没有盖的手榴弹，说时迟那时快，一猫腰贴着水皮跃过去，战士们都看在眼里，领会了我的意图，靠门口方向的战士立刻自动地靠拢以挡住敌人的视线。但敌人还是发觉了，门口的敌人开了火，几个战士应声倒下。就在这时，我在同志们的掩护下，抓起四颗手榴弹同时拉开弦，朝墙外猛的一甩，随着轰隆隆的爆炸声，我持枪翻过墙去。几乎是同时，指导员和十几名战士也用出了手榴弹，翻过墙头，向敌人冲去。动作迅速，反攻有力，敌人措手不及，死伤一片，落魄而逃。我夺过敌人一挺压满子弹的机枪，对准澡池门外狠狠地一阵长扫射，敌人顿时大乱，丢下枪抱头鼠窜。这当口，穿上短裤的战士冲出来了，喊着杀着与敌人拼搏，包围在囤塘周围的敌人吓破了胆，没命地向东南方向逃跑。战局仅一刻功夫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四连由圈中之羊的劣势，返转为追击溃敌之优势。敌人向女儿山方向没命的溃逃，我四连穷追不

舍，只见约有一个营的敌人被我一个连追杀着，形成一个飞速越野竞赛的场面。

就在珍珠泉打响之时，骑马岗子西坡已经打响了。担负警戒任务的五连枪榴弹班与大股敌人短路相遇，敌众我寡，我损失很大，五连连长王化金同志听到骑马岗子枪声密集，立即带领小哨增援上去，指导员李长庆同志听到枪声，火速带领主力冲上战场。枪声就是命令。五连投入了激烈战斗，为支援枪榴弹班的同志们，自动形成了强有力的第二、三冲击梯队。紧接着，还没来得及洗澡的六连和机炮连也赶到了，他们主动地于敌右侧配合五连发起了进攻。我军力量不断加强，仅一刻功夫就攻下了骑马岗子，继续向女儿山之敌进攻。此刻，我四连乘胜追击，冲到了黄栌山西南侧。这时传来了团长叫我回团的讯号。部队正激烈战斗，全营一股劲，一口气攻克女儿山顽抗之敌，占领敌高地。接着，又听见团里叫我的调号改为全营紧急集合，部队不能继续追击了，我让各连做好战斗准备，原地待命。我一路急跑，赶到珍珠泉南的小高地，见到团长董毓湘和政委李新源同志，我一个敬礼未毕，只见他们都看着我笑。我不知何故，低头一看，方才发现身上竟一丝不挂。通讯班长杨瑞明送来我的衣服和匣子枪，团长命令整理部队，打扫战场，返回驻地。我命令营部李书记和四连指导员带一个排留下掩埋牺牲的同志，清理战场，部队立即返回。经俘虏招供，并召集各连干部汇报会，才弄清敌人是汤恩伯的江北别动队和二十八军一个团，他们正在长江北岸沿线一带执行任务，企图摸清我军在江北之动向，阻止我军向江岸靠近，破坏我渡江准备。在汤泉街以东约15里处的一个村落发现我军侦察班，即尾随跟踪，企图伺机全歼。敌人到汤泉街，又发现我四连向珍珠泉开进，于是敌团长命令敌二营包围珍珠泉，待我们下水后行动，另两个营及别动队占领女儿山、骑马岗子后，向汤泉街进攻，配合其二营企图消灭我军于汤泉。当后股敌人进至骑马岗子西坡时，正与我五连枪榴弹班相遇，紧接着又遭到我五连正面，六连、机炮连于右侧的轮番强攻，敌人招架不住，除死伤外，顺原路溃逃。这次战斗，我一个营击溃敌国民党一个团及江北别动队，毙敌近五十人。因当时没有组织俘虏收容队，大部分跪地求饶及活捉的俘虏都放了，只带回了二十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我军伤亡三十余人，其中华东三级战斗英雄副教导员李作新同志，五连一排副排长于勇同志，枪榴弹班班长、四连副连长、二班班长等和十几名战士英勇牺牲（因时间太久，名字已记不全）。

汤泉之战，是打了一场没有准备、没有组织的胜仗。哪里有枪声就到哪里去战斗，哪里有敌人就向哪里冲。四连被包围在水中，战士们不惑不乱，纪律严明，自觉战斗，决不被敌人所吓倒。枪榴弹班遭到敌人伏击，五连冲上去了，六连、机炮连也冲上去了。团长、政委听到枪声，立即带领三营，三十里路跑步前进，赶到汤泉街时，一个个象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正是人民解放军这种高度的集中统一，严密的组织纪律，互相支援，团结友爱的一贯作风，培养了战士们英勇杀敌的斗争风格，给了他们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信心和力量。

人民热爱解放军。汤泉地区的人民群众虽然没有亲眼见过我们，但是（她）们冒着生命危险，主动到负伤的战士们那里慰问卫生所，把痛地协助我们掩埋了烈士的遗体。当我们返回驻地后，又受到当地群众热烈的慰问，这种军民鱼水之情，是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坚实基础，是决定立功的力量源泉。

一九四〇年，我们有幸活下来的人，有责任为后人填补历史上汤泉之战的空白，同时告慰那些没有留下名字，不知掩埋何方，为国捐躯的烈士英灵及他们的亲属，人民永远感激他们。烈士虽无名，但他们永远活在心中！

（作者：原青岛警备区副司令员）

庆祝南京解放四十周年喜赋

凌 竞 歌

一

虎踞龙蟠景更妍， 津津故老话当年。
春雷撼动三山石， 江水吹高四月天。
百万雄师冲弹雨， 千行帆影划硝烟。
凭江一战全盘定， 新史翻成改革篇。

二

天堑神工未足奇， 人民子弟逞雄姿。
帆开趁势催羊角， 马到成功拔敌旗。
万众欢呼万众舞， 一江春水一江诗。
台城四十年前柳， 犹护东风十里堤。

（作者系江苏省诗词学会会员、县“江城诗社”副会长，县政协委员，文史研究员）

国庆四十周年抒怀

勒 中 煜

振翅长天万里游， 双眸尽放望神州。
风扬旌旗千城晓， 雨熟禾粮九野秋。
海上紫霞捧红日， 人间大庆动高讴。
中华开放雄风起， 且看扶摇最上头。

浦 城

层楼夹道起奇云， 桐叶长街天树新。
二月荠花如雪白， 曾占江浦半城春。

（作者系县电大教师、江苏省诗词学会会员、县“江城诗社”副会长兼秘书长）